

■逝者追忆

留在摩星岭上的微笑

罗光奖

为了寻回那一抹微笑,我怀着一颗哀伤的心,重又来到了人称“天南第一峰”的白云山。白云山依旧,可先生走了!看着凝翠黛黛的白云山,望着岩壑幽邃的摩星岭,我情不自禁地道出心底的呼唤:秦牧先生,我寻您来了……

1992年10月14日,先生以迅雷疾风的姿态,匆匆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。

噩耗传来,我震惊万分,悲痛不已:就在前两天——10月12日,我第一时间内给先生寄出了当天出版的《中学生读写报》创刊号,上面有先生为我(也是为本报)的亲笔题词之一“加强读写,博采众长”,还有我采写的《中学生应当加强读和写——秦牧先生访谈录》一文。谁知道,先生没有收到就匆匆地走了,先生,你可是说过等着我给你寄上报纸的呀!

1991年8月,全国中学生文联年会期间,在白云山的摩星岭上,我与先生有了最初的交往。在这之前,先生已给我们年会做过报告,已与我们有过合影,只是我没有单独地拜访过他。

那天,万里晴空,一片蔚蓝,先生偕夫人与我们一道游览白云山。在摩星岭上,我终于有机会单独拜访他。刚走到先生面前时,我还有点拘谨,一声问候、几句交谈之后,我就自然地放松了。我欣喜地对先生说:“秦老,您知道吗?从小学四年级开始,我就是您的忠实读者了!将近三十年来,您先后出版的《花城》《艺海拾贝》《长河浪花集》《长街灯语》《语林采英》《和年轻人聊天》等,一本一本地,都曾经成为我的案头书;在我的

心目中,你一直是遥远的星辰,虽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芒,然而却可望而不可及……秦老,今天,在这摩星岭上,我可算真的接触到您这颗文学巨星了!”先生连连摇着他那宽厚的大手,真诚恳切地对我说:“谢谢你,谢谢你一直喜欢我的书,作家出版社将要再版我的《潮汐和船》,新书出来后,我要送你一本,作为纪念。”

当先生翻开我的《签名题字纪念册》时,竟露出一股惊喜,紧紧握住我的手,连声说:“哦,你就是罗光奖!听大会秘书长特别谈到过你,全国科教十杰之一,不简单,不简单!”先生还特别侧了侧身子,向他的夫人、知名女作家紫风介绍我说:“这个年轻人,挺不简单的!……”那洪亮的嗓音,至今还常常回响在我的耳畔;那亲切的赞语,将会使我永远从中感受鼓舞,汲取力量!

当时,我正和《山西日报》资深编辑王灿然、天津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张继质,还有教育界、文学界的一些师友,酝酿创办一份《教师文学》杂志。先生让我坐进他的面包车,很认真地听我谈说创办刊物的具体构想,并不时地提一些问题,或者发出爽朗的笑声。先生也认为:全国有一千万大中小学教师,其中爱文学、能创作者

甚多,办一份《教师文学》杂志,为他们开辟一块发表园地,会很受欢迎,也是很有意义的。先生告诉我:四十年代初期,他曾在漓江畔一所中学教过书。我趁势攀住这位“老同行”,请他担任本刊顾问,先生欣然应诺。

先生那诚恳的眼神,热情的态度,还有那广东腔很浓的普通话,慈祥和蔼的微笑,都有一种使人感觉亲近的魅力。我又向先生和盘托出创办并主编《中学生读写报》的设想,先生表示支持,当即为之题词,并就“中学生应当加强读和写”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,使我真正感到了“与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”。临别时,先生再次为我题词:“在生活的海洋里畅游人生,采撷珍宝。——书赠罗光奖君”……

可如今,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”。触景生情,睹物思人,怎不叫我哀思涌动,痛惜欷歔呢?

登上摩星岭,寻到与先生合影的地方,盈盈泪花中,叠印出先生微笑的形象。啊,先生,秦牧先生,您那留在摩星岭上的微笑,将会永远是我记忆中的珍宝!



寒露(版画) 刘晓宁 作

氛衬托得格外有神采。

父亲看了一会,走进房间招呼母亲去了。他一心一意关心着母亲,问寒问暖问痛。

我静静地看着那两位老人。一会儿,父亲将拄着拐棍的母亲从屋内扶了出来,我搬来一张椅子放好,扶母亲坐下。父亲说,有阳光多好啊,你妈妈可以好好晒晒太阳,对她的身体恢复是很有好处的。我看了看父亲,父亲的目光虽然滞涩,但瞧向母亲时,目光里满是柔情的光芒。

父亲搬来一把椅子靠母亲坐下。阳光下,桂花树影间,一对老人静静地坐着,阳光打在枝叶上,打在他们脸上。

我闻到了淡淡的桂花香。



■流年碎影

秋忙

沙河湾

立秋过后,一年一度的双抢告一段落,可农事却闲不下来。田间地头,到处需要人手去耕作、收割和栽种。

田间,分散在各处的几亩责任田刚刚插完晚稻秧苗,没过几日,田间的杂草和野葫芦已在水田里纷纷冒出来,不停地往上蹿,欲与稻苗试比高。草必须要薅的。父亲一双手忙不过来,我和弟弟都在学校读书,周末回家讨米,当然要帮父亲一把。回到家,刚一落座,本打算到田里帮父亲薅头轮草的,母亲来到房间,轻声地说“第五的(我在家排行第五),你把手中的事放下,帮付一下把屋檐下粪桶的粪水抬到菜园地里?”

我应答着母亲,来到菜地里。立秋已过一周多,外面仍骄阳似火,太阳悬挂在天空中,吐着火焰,虽是下午四五点钟,空气中仍有火辣。辣椒叶子打卷了,菜畦上豇豆叶子蔫了,连生命力旺盛的韭菜也垂下了脑袋。

母亲在菜畦旁自言自语:“往年,几个大的(指我的几位兄长)早就到塘里挑水浇菜了,可如今……”我对母亲的话心领神会,几位哥哥先后分灶吃饭,如今挑水浇菜的事只能“自力更生”了。我立马回家挑起提桶,把几双菜畦浇了个遍。

天黑了,我问母亲怎么还不见父亲回家,母亲说:“你父亲在下拐的田里薅草呢,路边的蛇虫多,黄豆菱子上有很多洋辣子,这黑灯瞎火的,你拿个马灯去接你父亲吧。”我按照母亲的吩咐,赶紧提着马灯去接应父亲回家。

处暑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,已是农历9月初了,我翻过一座山岗,远远地就看见父亲在家屋对面的陂陀地里摘棉花,母亲低头正在菜地里抓揪着一些杂草。我跑到母亲身边,母亲抬头看见我回来了,微微一笑。她的菜篮里已摘了些茄子、黄豆荚和豇豆之类的新鲜蔬菜。显然,母亲是为我回家准备的。

秋分过后,农事更加繁忙了。旱地里成熟的芝麻要收割;山芋藤需要打理;晚稻田里稻飞虱猖狂得很,需要喷打消灭;接着,花草籽需要撒下去;散落在屋前屋后和大山岗坡处的南瓜(潜山乡下叫方瓜)已进入采摘期,菜地需要翻挖,小白菜秧也该移栽了。

国庆节放假三天。白天,我帮父母做些农事和家务,晚上复习功课、做些习题。父亲、母亲睡得晚,白天没有忙完的活儿晚上在煤油灯下接着干,扯山芋叶子、剥南瓜,然后放在一起熬猪食,一盆盆,一提提,倒进猪食缸里。半夜了,我起来方便,揉着惺忪的眼睛,看见父亲在锅口打着哈欠,母亲在锅台忙着。我凑近一看,母亲正在炒着黄豆,原来是为我大清早上学准备菜肴呢!我赶紧催父母早点睡觉。母亲回答说:“快了,你安心去睡吧。”

寒露、霜降陆续来了之后,就需要打柴了。冬季来临之前,柴火需要储备充足,槎柴、茅草、松毛等各种柴火,能储备的尽可能多储备。父亲要到离家很远的田墩打柴半个多月,母亲就在附近山头上耙些松毛。我们一家人安安静静地等待着漫长冬季的到来。

■儿女情长

桂花香

白永红

那天,阳光灿灿的,我搬了把椅子坐在老家门前高大的桂花树下,置身于温和的阳光中,心境格外舒坦平静。阳光从桂花树冠的叶子间漏下来,撒地成金,漏出一地秋光般的温馨。

桂花树是父亲在二十多年前扛着锄头从山中挖来,移栽到家门前的。日月轮回间,它们的主干从曾经的拇指大小长到如今碗口粗了。二十多年的日月光华,二十多年的风霜雨雪,将它们造就得根深叶茂、妖娆动人。身在异乡,老家门前的桂花树成了我生命中的风景,一想到它们,我的心中就装满了父母亲情。这二十多年的每一个春节,为了能够陪伴在父母身边,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回到了乡下,至今不知道自己所在城市的春节是怎样的情形、怎样的滋味。

父亲步履蹒跚地走出房门,站在门楣之下向远方眺望,他鬓

如雪,发如霜,目光有些滞涩。顺着他的目光,我看见了熟稔已久的那座家乡的最高山峰——白羊山。若有云缭绕,在家门前看到的白羊山只能是若隐若现、扑朔迷离。而现在,白羊山是那样澄彻清朗,白色的山石如羊群散落在山岭之上,甚至历历可数,那种山野牧歌般的氛围让人充满对人生的念想。

我坐在阳光下,坐在充溢着乡野气息的故土情愫中,阳光的手指静静地在我的发间,在我沾染着日月风尘的脸上、手上摩挲,沟渠之水带着春天的激情,唱着阳光的歌谣,在身边潺潺流淌。我收起目光,一片桂花树叶飘落在摊开的书页间,白纸黑字间那一叶葱绿,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;低眼处,满地是鞭炮的碎屑,阳光下喜庆的红色,将新春的气